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：郝　良
□编辑：林　涛

八庙——消失的家庙

□林佐成

只供奉祖先、祭祀祖先的家庙在上古时期叫宗庙，汉朝以前，有官爵者才能修建，唐时被称作私庙，宋时因朱熹倡议而改称家庙。家庙不同于祠堂，前者是祭祀场所，后者是族人聚会、议事、处理族内纠纷的场所；前者要求族里有过高官，后者则不作要求。紧靠开江县永兴街道上场口八庙村的八庙，即为家庙。这座建于康熙末年，几乎与金山寺相媲美的家庙，历经三百年风雨，早已荡然无存，只有家庙遗址前那三棵树干遒劲、枝叶婆娑的三百年树龄的黄桷树，在风中呢喃，诉说着往日的辉煌。

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冬日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家住湖南永州零陵的谭福馨，指挥着几个村民，在谭氏利通酒坊忙着原料粉碎，期待在春节前酿制一批原浆酒供应市场。当时，利通原浆酒因其独有的芳香醇厚，颇受当地村民欢迎，尤其是春节期间，村民们常牵着线线前来购买。大家正弯腰撅腚地忙碌着，保长桑又明推门而进，谭福馨发现了，急忙起身迎上前。尽管孝敬了两大坛原浆，又百般求情，桑保长也只答应让他春节后启程入川，原则上不超过元宵节。“谭老板，老朽也是没办法啊，前天，知县张大人又把老朽叫去骂了一通，说我办事不力，可是，唉……也许，你还没赶到那虎狼出没的川东，老朽已启程紧紧相随，但愿我们还有相见的时候。”桑保长说着，竟泪水涟涟。或许，这个秀才出身的保长，对背井离乡的感受，远远超过商人谭福馨。

这个春节，谭福馨自然少了往年的闲适与从容。自旧历小年开始，谭家请了这个请那个，然后又被这个那个回请，在酒水与泪水相伴中忙下来，已是正月初八。眼看启程日子一天天逼近，家里的利通原浆也已销售一空，谭福馨把心一横，将出发时间定在了三天后。那是正月十二日清晨，当谭福馨背着包裹，揣着细软，带着一家老小，与大弟一家、二弟一家走出门，送行的村民，犹如一团团乌云涌了过来，他们哭着喊着，围住谭家男女老少，尤其是那几个经常在谭家酿酒的师傅，拉着谭福馨的手，摇着头，咬紧嘴，拼命忍住眼中的泪水，眼泪还是如断线的珠子，一颗接一颗滚落。东家一走，他们又到哪里去讨生活？东家一走，自己还剩下多少时日外迁？谭福馨也是万般伤感，此一去，将永远离开世代生活的故土，离开列祖列宗，何等令人伤痛；此一去，路途遥遥，到了那虎豹豺狼横行的川东，又如何安身立命？然而，湖广填川，乃大势所趋，自己又岂能逃得脱这场大迁徙？

在众人的眼泪与祝福中，谭家与众乡邻挥手告别。他们从零陵出发，一路风餐露宿，走旱路，趟水路，赶到万县码头，已是几个月后。最小的弟弟，再也承受不了路途上的艰辛，率先领着一家大小留了下来。此后，大弟一家去了云阳。只有谭福馨咬紧牙关，领着家人继续前行，他要找一个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厚的地方落脚，他梦想着用自己的酿酒手艺，让一家人重新过上体面的生活。他领着家人，穿巫山，过开县（开州），翻新宁（开江）的分水岭一路向下，在今永兴镇谭家冲停下了。谭福馨望着平展展一望无际的原野，和原野上零星的将熟未熟的稻谷，连同那些弯腰驼背的高粱，又望望身后不远处缓缓流淌的永兴河。那

家庙遗址前的黄桷树

清凌凌的河水，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得他心里一动，他想起了利通原浆。谭福馨不打算再走了。

其时，因为战乱、瘟疫，已并入梁山县（按开江县志载，康熙七年并入梁山，雍正七年复制新宁县）的新宁，与四川各地一样，人口稀少，康熙七年（1668）仅存18姓，地势平畴的永兴谭家冲一带，只看见零星的茅屋。谭福馨在此安营扎寨，不仅没遭到任何阻拦，反而得到当地村民的热情欢迎，他们给予谭家力所能及的帮助，让他们迅速安顿下来。

谭福馨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待把一家人草草安置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，便领着妻儿老小，扛着锄头，带了砍刀，背着背篼，奔赴大片荒芜的原野。在一家人的艰辛付出中，鼠蛇出没、杂草横生的原野，又变成了一丘丘良田。俗语云，“梁平坝子新宁田，种好一年管三年”，这话用在谭家冲，一点不假。那些种在新开垦出来田土上的小麦、油菜、玉米、水稻等农作物，经谭家人一侍弄，没有一样不长得茂盛，没有一样不丰收，仅仅两年过去，谭家的粮食已有不少节余。

那是谭福馨扎根谭家冲第八个年头。这个在当地已有上百亩良田和数十亩山地，又纳了小妾，添了两个儿子的精明男人，第一次在自家良田里种上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糯米，山地上种上了大片的高粱，邻里都不解，这两种作物的收益，明显比不过稻谷与玉米，这谭福馨打的是什么算盘？只有谭福馨心里清楚，再肥沃的谭家冲，也挖不出金银财宝，温饱问题解决了，要想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，唯有像在零陵一样酿酒。

就在不久前，他到淙城办事，碰上一个从零陵迁来的乡邻，乡邻告诉他，随他一起迁到淙城的桑保长，因路上受了风寒，到目的地不久便去世了。想起桑保长期待相见的梦想化为泡影，谭福馨眼泪一下就出来了。他想到了大弟、幺弟，分别都快十年了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如何？听说，云阳地势远不如新宁平坦肥沃，为人木讷的大弟，如何在云阳立住脚？他当即决定，买一匹马，带着大儿子，骑着到万县、云阳走一遭。然而，他掐指一算，马匹钱，路途上往返的费用，加上杂七杂八的开销，让他很快打消了念头。但酿酒的梦想就此潜滋暗长。

谭福馨在今永兴镇谭金芬酒厂处建起了简易酿酒坊。当乡邻们闻到浓浓的酒香，从酒坊飘出，他们才明白，谭家种糯米、高粱等杂粮，和家里人到永兴狮子山、谭家冲背后的东乡大梁扯麻黄、甘草等中草药，全都是冲着酿酒而来，他们不由得对谭福馨刮目相看。

谭家生产的利通原浆，很快受到当地乡邻欢迎，他们觉得这个酒来劲，喝了让人浑身舒爽。谭福馨乘势扩大生产规模，将利通原浆销往当时相对繁华的普安场、淙城。此后，谭家一边忙着耕种一边忙着酿酒，短短十年间，谭家已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。

富裕起来的谭福馨，终于可以实现多年前准备前往万县、云阳的梦想了。他专门买了两匹良马，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和风韵犹存的四十多岁小妾，一路翻马号，过梁山，赶到万县，一番打探，总算找到了幺弟一家。虽说他们的日子过得远不如自己滋润，倒也差强人意。幺弟对大哥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看望自己，满是感激，他决定随大哥一起去云阳看望二哥。

让谭福馨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大弟竟于多年前病逝了。谭福馨来到芳草萋萋的土坟前，老泪纵横，长跪不起。他留下回新宁的必要盘缠，把余下的所有细软，全给了一脸菜色的弟妹一家。

从云阳回来，谭福馨一下苍老了许多，这个当初受父亲委托，答应要照顾好两个弟弟的孝顺男人，当即将家里的成年人召集起来，提出了修建家庙的意见。他说，老祖宗远在湖南永州，大弟又殁于云阳，我死之后必将葬于新宁，我们的魂灵将天各一方，何其可哀，何不建家庙于新宁，让谭氏先人得以团聚，灵魂得以栖居。

于是，一座专门供奉谭氏祖先的家庙，在酒坊附近破土动工。家庙前临永兴河，从淙城（新宁县城）通往城口的官道，从家庙前横穿而过。家庙建成，里面除供奉谭氏先祖谭八郎和谭纶等历史上四个谭姓尚书、两个谭姓巡抚、两个谭姓道台，余下的全是谭福馨的列祖列宗。因为供奉着谭八郎和谭氏八个名人，谭家人都称它为谭八庙，久而久之，连姓氏也省了，只叫它八庙。早在家庙竣工之前，谭福馨就在庙门前亲手栽下三棵黄桷树，家庙建成后，这个须发斑白的老人，自愿剃度，做了家庙主持。

家庙没有地产收入，为维持家庙正常运转，谭福馨在剃度前就提出，以酒坊收入供养家庙，由此，利通原浆的销售收入犹如血液，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家庙，让家庙不断发展。据新宁县志清《道光十五年·卷四寺观》载“八庙：城北二十五里，村人谭福馨捐修，工竣遂自披剃此。康熙末年事。今住持皆缁党。”将它与金山寺等同列为一甲寺观，可见八庙的规模。据谭福馨后辈谭金芬听她的父亲谭秀才（2008年去逝，时年82岁）讲，八庙最辉煌时占地约四十亩，规模与金山寺不相上下，寺庙里建有走马转角楼，二楼木台可以骑马。

随着时移世易，家庙未能保存下来，1955年，它的主体部分被拆除，建成了八庙酒厂，庙前的大坝子，则成为永兴乡开群众大会的处所；家庙前的黄桷树下，因地势平坦，绿树成荫，变成了家畜交易市场，笔者小时候曾随家父到该地购买过猪崽。1975年，家庙再次遭到毁灭性拆除，到现在，只剩下庙门前那三颗古老的黄桷树、井圈，和散乱的条石。

酒坊濡养了家庙，反过来，家庙又鞭策着酒坊。因为要经常给家庙提供给养，利通酒坊数百年间不敢懈怠，即使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也咬牙坚持着，由此，酒坊在数百年间得到改进、壮大。据《谭氏酒谱》载，“清道光年间乡民谭吉朝、谭天林家在永兴场一碗水开设‘利通酒坊’，按祖传方法用黄桷小祚蒸粮酿酒。因店家酒好量足，来此打酒的顾客络绎不绝……”而且，因为酒坊的特殊性，即使家庙被毁，它依旧保存了下来，只是名字由最初的利通酒坊变为八庙酒厂、灵岩大曲、谭金芬酒厂、永兴烧坊，直至今天的淙城老窖。

作为家庙的八庙虽已消失，但它的故事还在代代流传。

家庙遗址上的古井